



項羽本紀第七○索隱曰項羽崛起爭雄一朝假号西楚竟未

家世

項籍者下相人也地理志臨淮有下相縣○索隱曰縣名屬臨淮

流又因置縣字羽○索隱曰按序初起時年二十四其季父項梁

○索隱曰崔浩云伯仲叔季兄弟之次故叔云叔梁父即楚將項燕為秦將王翦所

戮者也始皇本紀云項燕自殺○索隱曰此云為王翦所戮與楚

所聞通而自項氏世世為楚將封於項○索隱曰地理志故姓項

氏項籍少時學書不成去學劍又不成項梁怒之籍曰書足以記

名姓而已劍一人敵不足學學萬人敵於是項梁乃教籍兵法籍

大喜略知其意又不肯竟學項梁嘗有櫟陽逮○索隱曰按逮訓

為樂陽縣外逮等也乃請斬○蘇林曰斬音獄掾曹各書抵櫟陽獄

掾司馬欣以故事得已○應劭曰項梁曾坐事傳繫櫟陽獄從斬獄

曰蓋至也謂梁嘗項梁殺人與籍避仇於吳中吳中賢士大夫皆出項梁下

也項梁殺人與籍避仇於吳中吳中賢士大夫皆出項梁下

史記七

海吳中有大蘇役及要項梁常為主辦陰以兵法部勒賓客及子弟以是知其能秦始皇帝游會稽渡浙江○索隱曰韋昭云浙江在今錢塘湖音折晉灼謂浙江即其水也折聲相近梁與籍俱觀籍曰彼可取而代也梁掩其口曰毋妄言族矣梁以此奇籍籍長八尺餘力能扛鼎○索隱曰韋昭曰秦時力能扛鼎者謂力士也才氣過人雖吳中子弟皆已憚籍矣秦二世元年七月陳涉等起大澤中○索隱曰徐氏曰在沛郡蕭縣其九月會稽守徐廣曰沛郡通謂梁曰皆反此亦天亡秦之時也吾聞先即制人後則為人所制○索隱曰謂先舉兵能制人制也相去遠矣吾欲發兵使公及桓楚將是時桓楚亡在澤中梁曰桓楚亡人莫知其處獨籍知之耳梁乃出誠籍持劍居外待梁復入與守坐曰請乃籍使受命召桓楚守曰諾梁召籍入須臾梁胸籍曰可行矣於是籍遂拔劍斬守頭項梁持守頭佩其印綬門下大驚擾亂籍所擊殺數十百人○索隱曰此不定數也自百十一府中皆偕伏○索隱曰說文云驚莫敢起梁乃召故所知豪

與籍一

吏諭以所為起大事遂舉吳中兵使人收下縣得精兵八千人梁部署吳中豪傑為校尉候司馬有一人不得用自言於梁梁曰前時某喪使公主某事不能辦以此不任用公衆乃皆伏於是梁為會稽守籍為裨將徇下縣○李奇曰徇略也如海曰徇於是為陳王徇廣陵未能下聞陳王敗走秦兵且至乃渡江矯陳王命拜梁為楚三上柱國○徐廣曰二世之二年正月也陳嬰曰江東已定急引兵西擊秦項梁乃以八千人渡江而西○索隱曰陳嬰曰江東已定急引兵西擊秦項梁乃以八千人渡江而西已下東陽○晉灼曰東陽縣本屬臨淮郡漢明帝分屬下邳後復分反彼自歸伏曰下如字按以兵威服之曰下胡嫁昔彼此東陽縣名屬廣陵使使欲與連和俱陳嬰者故東陽令史○晉灼曰漢書曰令史居縣中素言謹稱為長者東陽少年殺其令相聚數千人欲置長無適用乃請陳嬰嬰謝不能遂彊立嬰為長縣中從者得一萬人少年欲立嬰便為王異軍蒼頭特起○索隱曰蒼頭特起言與衆異也蒼頭謂士卒早中若赤眉青領以相別也如淳曰魏君兵卒之号也戰國策魏有蒼頭二十萬○索也按為蒼頭軍特起也立陳嬰為王嬰母不許嬰稱王言天下方

陳嬰母謂嬰曰自我為汝家婦未嘗聞汝先古之有貴

者今暴得大名不祥不如有所屬事成猶得封侯事敗易以亡非

世所知名也張晏曰陳嬰母潘姓人墓在潘姓○索隱曰按布

王謂其軍吏曰項氏世世將家有名於楚今欲舉大事將非其人

不可我倚名族亡秦必矣於是眾從其言以兵屬項梁項梁渡淮

鯨布蒞將軍服虔曰英布起於蒲地因以為將軍○索隱曰按布

姓英名孫之後後以果被殺此自更有蒞將軍○索隱曰按布

姓也是英布與蒞將軍二人共以兵屬項梁也故服虔以為英布

初起於江湖之間亦以兵屬焉凡六七萬人軍下邳當是時秦嘉

陳嘉廣陵人文頌曰景駒楚軍彭城東欲距項

梁項梁謂軍吏曰陳王先首事戰不利未聞所在今秦嘉倍陳王

而立景駒逆無道乃進兵擊秦嘉嘉軍敗走追之至胡陵鄧展

胡陸屬山陽漢章帝改曰胡陵嘉還戰一日嘉死軍降景駒走死梁地項梁已并

秦嘉軍軍胡陵將引軍而西章邯軍至栗徐廣曰縣項梁使別將

朱雞石餘樊君與戰餘樊君死朱雞石軍敗亡走胡陵項梁乃引

項梁

兵入薛誅雞石項梁前使項羽別攻襄城襄城堅守不下已拔皆

阮之還報項梁項梁聞陳王定死召諸別將會薛計事此時沛公

亦起沛往焉居鄭人范增○索隱曰晉灼音勳絕之勳地理志居

范增卓陵人年七十素居家好奇計往說項梁曰陳勝敗固當

夫秦滅六國楚最無罪自懷王入秦不反楚人憐之至今故楚南

公曰徐廣曰楚人也善言陰陽○索隱曰楚人見天文志曰楚雖三戶亡秦必楚

也○索隱曰楚人怨秦雖三戶猶足以亡秦也○索隱曰臣瓚與蘇林

異楚師于三戶杜預注云今丹水將北三戶亭則是地名不疑今陳勝首事不立楚後而自立其

勢不長今君起江東楚雖起之將如厚曰蓋起猶言蓋午也衆

君世世楚將為能復立楚之後也於是項梁然其言乃求楚懷王

孫心民間為人牧羊立以為楚懷王徐廣曰此時二月從民所望也

應劭曰以祖謚為號者順民望陳嬰為楚上柱國封五縣與懷王都盱台鄭玄曰

項梁自號為武信君居數月引兵攻亢父與齊田榮司馬龍且軍

項梁自號為武信君居數月引兵攻亢父與齊田榮司馬龍且軍

項梁自號為武信君居數月引兵攻亢父與齊田榮司馬龍且軍

救東阿大破秦軍於東阿田榮即引兵歸逐其王假假亡走楚假  
相田角亡走趙角弟田閒故齊將居趙不敢歸田榮立田儋子市  
為齊王項梁已破東阿下軍遂追秦軍數使使趣齊兵欲與俱西  
田榮曰楚殺田假趙殺田角田閒乃發兵項梁曰田假為與國之  
王如淳曰相與交善為與國也○索隱曰高誘注戰國策云與國同稱之國也窮來從我不忍殺之  
趙亦不殺田角田閒以市於齊張曼曰若市買相貿易以利也梁未必多出兵不如依春秋齊公特以禮也又可以貿易他利以除已害遂背德可輔假以伐齊故曰市齊也晉灼曰假故齊王建之弟欲令楚殺之以為己利而楚謀全不殺以買其計故曰市也○索隱曰韋昭云市利於齊也○田氏亦云市猶要也留田假而不殺欲以要齊遂不肯發兵助楚項梁使沛公及項羽別攻城陽屠  
之西破秦軍濮陽東秦兵收入濮陽沛公項羽乃攻定陶定陶未  
下去西略地至離立大破秦軍斬李由應劭曰由還攻外黃外黃未下項梁起東阿西北至定陶再破秦軍項羽等又斬李由益輕秦有驕色宋義乃諫項梁曰戰勝而將驕驕者敗今卒少惰矣秦兵日益臣為君畏之項梁弗聽乃使宋義使於齊道遇齊使者  
項籍

高陵君顯張曼曰顯之也高陵地名○曰公將見武信君乎曰然

曰臣論武信君軍必敗公徐行則免死疾行則及禍秦果來起兵

益章邯擊楚軍大破之定陶項梁死沛公項羽去外黃攻陳留陳

留堅守不能下沛公項羽相與謀曰今秦軍破士卒恐乃與呂

臣軍俱引立而東呂臣軍彭城東項羽軍彭城西沛公軍碭應劭曰碭音唐章邯已破項梁軍則以為楚地兵不足憂乃渡河擊

趙大破之當此時楚歇為王陳餘為將張耳為相皆走入鉅鹿城

章邯令王離涉閒圍鉅鹿張曼曰涉州間名秦將也意邯軍其南築甬道而輸

之粟應劭曰恐敵抄糧重故築橋垣如為巷也陳餘為將將卒數萬人而軍屯鹿之北

此所謂河北之軍也楚兵已破於定陶懷王恐從野台之

項羽呂臣軍自將之以呂臣為司徒以其父呂不韋為令尹應劭曰

沛公師尹諸侯曰令尹時去六國尚近故置令尹蓋曰諸侯以沛公為

碭郡長蘇林曰長如郡守也封為武安侯將碭郡兵初宋義所遇齊使者高

陵君顯在碭軍見楚王曰宋義論武信君之軍必敗居數日軍果

敗兵未戰而先見敗徵此可謂知兵矣王召宋義理計事而大說  
之因置以為上將軍項羽為魯公為次將范增為末將救趙諸別  
將皆屬宋義號為卿一作廣曰子冠軍文穎曰公子時人相褒尊之  
軍張晏曰若霍去病功冠三軍行至安陽○索隱曰傳竟傳云於  
因封為冠軍矣至今為縣名安陽在河南今為縣名  
拉里俱在河南今為縣名應即至相州今為縣名後魏書地形志云巴氏有安陽城改巴氏  
為楚丘今宋州楚丘西北四十里有安陽故城是也留四十六日不進項羽曰吾聞秦軍圍  
趙王鉅鹿疾引兵渡河焚擊其外趙應其內破秦軍必矣宋義曰  
不然夫搏牛之蝱不可以破蟻如淳曰用力多而不可以破蟻  
以故也○索隱曰張晏云博音博韋昭云蝱大在外蝱小在內  
故蝱節古言以手擊牛可以殺其上蝱而不能破其內蝱喻方欲  
滅秦不可與章邯即戰也○索隱曰言蝱之搏牛本今秦攻趙戰勝則  
不礙破其上之蟻也○索隱曰言志在大不在小也  
兵罷我承其敵不勝見我引兵鼓行而西必舉秦矣故不如先關  
秦趙夫被堅執銳義不如公坐而運策公不始義因下令軍中曰  
猛如虎很如羊貪如狼彊不可使者皆斬之乃遣其子宋襄相齊  
身送之至無鹽○索隱曰按地理志東下飲酒高會○索隱曰高

○索隱曰服度云大會也○索隱曰服行今歲飢民公○索隱曰服至卒食芋菽○索隱曰服寒大雨士卒凍飢項羽曰將勦力而攻秦父留不

○索隱曰服行今歲飢民公○索隱曰服至卒食芋菽○索隱曰服寒大雨士卒凍飢項羽曰將勦力而攻秦父留不

○索隱曰服行今歲飢民公○索隱曰服至卒食芋菽○索隱曰服寒大雨士卒凍飢項羽曰將勦力而攻秦父留不

○索隱曰服行今歲飢民公○索隱曰服至卒食芋菽○索隱曰服寒大雨士卒凍飢項羽曰將勦力而攻秦父留不

○索隱曰服行今歲飢民公○索隱曰服至卒食芋菽○索隱曰服寒大雨士卒凍飢項羽曰將勦力而攻秦父留不

○索隱曰服行今歲飢民公○索隱曰服至卒食芋菽○索隱曰服寒大雨士卒凍飢項羽曰將勦力而攻秦父留不

○索隱曰服行今歲飢民公○索隱曰服至卒食芋菽○索隱曰服寒大雨士卒凍飢項羽曰將勦力而攻秦父留不

○索隱曰服行今歲飢民公○索隱曰服至卒食芋菽○索隱曰服寒大雨士卒凍飢項羽曰將勦力而攻秦父留不

渡河皆沈船破釜燒廬舍持三日糧以示士卒必死無一還心  
於是至則圍王離而秦軍遇九戰絕其甬道大破之殺蘇角  
將虜王離涉間不降楚自燒殺當是時楚兵冠諸侯諸侯軍救鉅  
鹿下者十餘壁莫敢縱兵及楚擊秦諸將皆從壁上觀楚戰士無  
不一以當十楚兵呼聲動天諸侯軍無不人人惴恐綱案漢書音  
反於是已破秦軍項羽召見諸侯將入轅門張晏曰軍行以車為  
陣無不勝行而前莫敢仰視項羽由是始為諸侯上將軍諸侯皆  
屬焉章邯軍棘原張晏曰在漳南晉灼曰地名在鉅鹿南項羽軍漳南相持未戰秦  
軍數却二世使人讓章邯章邯恐使長史欣請事至咸陽留司馬  
門裴驥曰凡言司馬門在宮垣之內兵衛所在四面皆有司馬主  
武事總言之外門為司馬門也索隱曰按天子門有兵關口司  
馬三日趙高不見有不信之心長史欣恐還走其軍不敢出故道  
趙高果使人追之不一仗至軍報曰趙高用事於中下無可為者  
今戰能勝高必疾如口功戰不能勝不免於死願將軍孰計之陳  
餘亦遺章邯書曰白起為秦將南征鄢郢北阮馬服索隱曰韋

復藉

括也代馬服崔浩云攻城略地不可勝計而竟  
馬服趙官名言服武事索隱曰服震云人將北逐戎人開榆中地數千里林曰在上郡崔浩云死蒙恬為秦  
塞竟斬陽周孟康三縣屬上郡何者功多秦不能盡封因法誅之今將  
軍為秦將三歲矣所亡失以十萬數而諸侯並起益多彼趙高  
素諛曰久今事急亦恐二世誅之故欲以法誅將早以塞責使人  
更代將軍以脫其禍夫將軍居外久多內卻有功亦誅無功亦誅  
且天之亡秦無愚智皆知之今將軍外不能直諫外為亡國將孤  
特獨立而欲常存豈不哀哉將軍何不還兵與侯為從  
侯謂關東諸侯也何以知然文曰關東為從西為橫高誘曰  
關東地形從長蘇秦相六國名為合從關西地此孰與身伏鈇質  
壞關東從使與素合號曰連橫約共攻秦分王其地南面稱孤罪  
○索隱曰公羊傳云加之鈇質何休云要斬之使項羽欲約約未  
翟浩云贊斬人提也又郭注三蒼云質坐樹也  
成項羽使蒲將軍日夜引兵度三戶服虔曰三戶地名在  
津名也在津西三十里○索隱曰水經注二使項羽欲約約未  
為三戶津也津當為甚案晉八王故事云王

東漢在鄆西四十里又關關十三州志軍漳去與秦戰再破之項

羽悉引兵擊秦軍汧水上徐廣曰在鄆西○未詳曰汧音于鄆國志鄆縣有汧城關○云汧水出武安山

欲聽其約軍吏皆曰善項羽乃與期洹水南徐廣曰二也

見項羽而流涕為言趙高項羽乃立章邯為雍王置楚軍中使長

史欣為上將軍將秦軍為前行到新安諸侯吏卒異時故繇使屯

多奴焉使之輕折辱秦吏卒秦吏卒多竊言曰章將軍等詎吾屬

降詎依令能入關破秦大善即不能諸侯盡吾屬而東秦必盡誅

吾父母妻子諸將微聞其計以告項羽項羽乃召黥布蒲將軍計

曰秦吏卒尚眾其心不服至關中不聽事危不如擊殺之而獨

與章邯長史欣都尉驍入秦於是楚軍夜擊阬秦卒二十餘萬人

新安城南徐廣曰漢元年十一月行略定秦地函谷關文顯曰時關在引農

南穀城縣○索隱曰文顯曰在引農縣衡山嶺今移在穀城頭師

古云今桃林縣南有洪洛間水即古之函關按山形如函故稱函

關有兵守關不得入又聞沛公已破咸陽項羽大怒使當陽君等

擊關項羽遂入至于戲西沛公軍霸上未得與項羽相見沛公左

司馬曹無傷使人言於項羽曰沛公欲王關中使子嬰為相珍寶

盡有之項羽大怒曰旦日饗士卒為擊破沛公軍當是時項羽兵

四十萬在新豐鴻門舊康曰在新豐東十七里沛公兵十餘萬在

霸上范增說項羽曰沛公居山東時貪於財貨好美姬今入關財

物無所取婦女無所幸此其志不在小吾令人望其氣皆為龍虎

成五采此天子氣也急擊勿失楚左尹項伯者項羽季父也索隱曰

沛公見張良具告以事欲呼張良與俱去曰毋從俱死也張良

曰臣為韓王送沛公沛公今事有急亡去不義不可不語良乃入

沛公見張良具告以事欲呼張良與俱去曰毋從俱死也張良

曰臣為韓王送沛公沛公今事有急亡去不義不可不語良乃入

沛公見張良具告以事欲呼張良與俱去曰毋從俱死也張良

曰臣為韓王送沛公沛公今事有急亡去不義不可不語良乃入

沛公見張良具告以事欲呼張良與俱去曰毋從俱死也張良

曰臣為韓王送沛公沛公今事有急亡去不義不可不語良乃入

沛公見張良具告以事欲呼張良與俱去曰毋從俱死也張良

曰臣為韓王送沛公沛公今事有急亡去不義不可不語良乃入

沛公見張良具告以事欲呼張良與俱去曰毋從俱死也張良



具告沛公沛公大驚曰為之奈何張良曰誰為大王為此計者曰  
鮒生 餘曠曰鮒音七第友魚名鮒紫服凌曰鮒說我曰距閔母內  
諸侯秦地可盡王也故聽之良曰料大王士卒足以當項王乎沛  
公默然曰固不如也且為之奈何張良曰請往謂項伯言沛公不  
敢背項王也沛公曰君安與項伯有故張良曰秦時與臣游項伯  
殺人臣活之今事有急故幸來告良沛公曰孰與君少長良曰長於  
臣沛公曰君為我呼入吾得兄事之張良出要項伯項伯即入見  
沛公沛公奉卮酒為壽約為婚姻曰吾入關秋豪不敢有所近籍  
民封府庫而待將軍所以遺將守關者備他盜之出入與非常也日  
夜望將軍至豈敢反乎願伯具言臣之不敢倍德也項伯許諾謂  
沛公曰旦日不可不蚤自來謝項王沛公曰諾於是項伯復夜去  
至軍中具以沛公言報項王因言曰沛公不先破關中公豈敢入  
乎今人有大功而擊之不義也不如因善遇之項王許諾沛公旦  
日從百餘騎來見項王至鴻門謝曰臣與將軍戮力而攻秦將軍

項籍一

戰河北臣戰河南然不自意能先入關破秦得復見將軍於此今  
者有小人之言令將軍與臣有卻項王曰此沛公左司馬曹無傷  
言之不然籍何以生此項王即日因留沛公與飲項王項伯東嚮  
坐亞父南嚮坐亞父者范增也如淳曰亞次也尊敬之沛公北嚮  
坐張良西嚮侍范增數目項王舉所佩玉玦以示之者三項王默  
然不應范增起出召項莊謂曰君王為人不忍若入前為壽壽畢  
請以劍舞因擊沛公於坐殺之不者若屬皆且為所虜莊則入為  
壽壽畢曰君王與沛公飲軍中無以為樂請以劍舞項王曰諾項  
莊拔劍起舞項伯亦拔劍起舞常以身翼蔽沛公莊不得擊於是  
張良至軍門見樊噲樊噲曰今日之事何如良曰甚急今者項莊  
拔劍舞其意常在沛公也噲曰此迫矣臣請入與之同命噲即帶  
劍擁盾入軍門交戟之衛士欲止不內樊噲側其盾以撞衛士仆  
地噲遂入披帷西嚮立瞋目視項王頭髮上指目皆盡髮項王按  
劍而跽曰索隱曰其客何為者張良曰沛公之參乘樊噲者也

項王曰壯士賜之卮酒則與斗卮酒噲拜謝起立而飲之項王曰  
賜之彘肩則與一生彘肩樊噲覆其盾於地加彘肩上拔劍切而  
嚼之索隱曰音徒覽反凡以食餓人則去聲自食則上聲項王曰壯士能復飲乎樊噲曰  
臣死且不避卮酒安足辭夫秦王有虎狼之心殺人如不能舉刑  
人如恐不勝天下皆叛之懷王與諸將約曰先破秦入咸陽者王  
之今沛公先破秦入咸陽毫毛不敢有所近封閉宮室還軍霸上  
以待大王來故遣將守關者備他盜出入與非常也勞苦而功高  
如此未有封侯之賞而聽細說欲誅有功之人此亡秦之續耳竊  
為大王不取也項王未有以應曰坐樊噲從良坐坐須臾沛公起  
如廁因招樊噲出沛公已出項王使都尉徐廣曰一都無都字陳平召沛公  
沛公曰今者出未辭也為之奈何樊噲曰大行不顧細謹大禮不  
辭小讓如今人方為刀俎我為魚肉何辭為於是遂去乃令張良  
留謝良問曰大王來何操曰我持白璧一雙欲獻項王玉斗一雙  
欲與亞父會其怒不敢獻公為我獻之張良曰謹諾當是時項王

項籍

軍在鴻門下沛公軍在霸上相去四十里沛公則置軍騎脫身獨  
騎與樊噲夏侯嬰靳彘紀信等索隱曰漢書作紀通通紀成之子四人持劍盾步  
走從酈山下道芷陽間行沛公謂張良曰從此道至吾軍不過二  
十里耳度我至軍中公乃入沛公已去聞至軍中張良入謝曰沛  
公不勝枵枵不能辭謹使臣奉白璧一雙再拜獻大王足下王  
曰一雙再拜奉大將軍足下項王曰沛公安在良曰聞大王有意  
督過之脫身獨去已至軍矣如前日脫身項王則受璧置之坐上  
亞父受玉斗置之地拔劍撞而破之曰唉音廣曰與鳥來反秦  
之驕豎子不足與謀奪項王天下者必沛公也吾屬為之虜矣  
沛公至軍立誅無傳者項羽引兵西屠咸陽殺秦降王  
子嬰燒秦宮室火三月不滅取其寶物婦女而東人或說項王曰  
關中阻山河四塞謂關中地肥饒可都霸項王見  
秦宮室皆以燒燬破又心懷惡意曰富貴不歸故鄉如衣赭  
夜行誰知之者說者曰人言楚人沐猴而冠耳果然猴也



濟北王都博陽田榮者數負項梁又不肯將兵從楚擊秦以故不封  
成安君陳餘棄將印去不從入關然素聞其賢有功於趙聞其在

南皮故因環封三縣南皮三縣以封之番君將梅銷呼玄反功

多故封十萬戶侯項王自立為西楚霸王九郡都彭城舊名江

楚彭城為西楚漢之元年四月諸侯罷戲下各就國

名也言下者如許下洛下然也按上文云項羽入至戲西鴻門沛

公還軍霸上見羽初停軍於戲水之下後雖引兵西屠咸陽燒秦

宮室則亦還戲下今言諸侯罷戲下是各受封邑号令說自戲下

各就國何須假借文字以為旌麾之下乎項師古劉伯莊之說皆非

項王出之國使人徙義帝曰古之帝者地方千里必居上游又項

水之上流也乃使使徙義帝長沙郴縣郴音準日趣義帝行其群臣

游或作流乃使使徙義帝長沙郴縣帝多歲時常祠不

稍稍背叛之乃陰令衡山臨江王擊殺之江中帝多歲時常祠不

韓王成無軍功項王不使之國與俱至彭城廢以為侯已又殺

之臧荼之國因逐韓廣之遼東廣弗聽荼擊殺廣無繇并王其地

田榮聞項羽徙齊王市膠東而立齊將田都為齊王乃大怒不肯

遣齊王之膠東因以齊反迎擊田都田都走楚齊王市畏項王乃

止之膠東就國田榮弟道擊殺之即墨榮因自立為齊王而西擊

殺濟北王田安并王二齊齊音義日榮與彭越將軍印令

反梁地陳餘陰使張同復說說齊王田榮日項羽為天下宰不平

令盡王故王於醜地而王其群臣諸將善地逐其故主趙王乃北

居代餘以為不可聞大王起兵且不聽不義願大王資餘兵請以

擊常山以復趙王請以國為扞蔽齊王許之因遣兵之趙陳餘悉

發三縣兵與齊并力擊常山大破之張耳走歸漢陳餘迎故趙王

歇於代反之趙趙王因王陳餘為代王是時漢還定三秦項羽聞

漢王皆已并關中且東齊趙叛之大怒乃以故吳令鄭昌為韓王

以距漢令蕭公角等蘇林日官号也或日擊彭越彭越敗蕭公角

等漢使張良徇韓乃遺項王書日漢王失職欲得關中如約即止

不敢東又以齊梁反畫項羽日齊欲與趙并滅楚楚以此故無

西意而北擊齊徵兵九江王布布稱疾不往使將將數千人行項

王由此怨布也漢之二年冬項羽遂北至城陽田榮亦將兵會戰

項王



古也斯復大振楚起於彭城常乘勝逐之與漢戰滎陽南京索間  
漢敗楚應劭曰京縣名屬河南楚以故不能過滎陽而西項王之  
救彭城追漢王至滎陽田橫亦得收齊立田榮子廣為齊王漢王  
之敗彭城諸侯皆復與楚而背漢漢軍滎陽築甬道屬之河以取  
敖倉粟瓚曰敖地名在滎陽西北山臨河有大倉漢之三正項王數侵奪漢甬道漢王  
食之恐請和割滎陽以西為漢項王必聽之滎陽侯范增曰漢易  
與耳今釋弗取後必悔之項王乃與范增急圍滎陽漢王患之乃  
用陳平計間項王項王使者來為太公計欲進之見使者詳驚  
愕曰吾以為亞父使者乃反項王使者更持去以惡食食項王使  
者使者歸報項王項王乃疑范增與漢有私稍奪之權范增大怒  
曰天下事大定矣君王自為之願賜骸骨歸卒伍項王許之行未  
至彭城疽發背而死皇覽曰亞父名在廬江居巢縣鄆東居巢亭  
更初視事皆祭然後從政後漢將信說漢王曰事已急矣請為  
王誑楚為王王可以間出於是漢一夜出女子滎陽東門被甲二

項王一

千人楚兵四面擊之紀信乘黃屋車值左毒

子雙曰毒毛羽也

漢王亦與數十騎從城西門出走成泉項王見紀信問漢王安在

信曰漢王已出矣項王燒殺紀信漢王使御史大夫周苛樞公

魏豹楚下滎陽城生得周苛項王謂周苛曰為我將我以公為上

將軍封三萬戶周苛罵曰若不趣降漢漢今虜若若非漢敵也項

王怒烹周苛并殺樞公漢王之出滎陽南走宛葉得九江王布行

收兵復入保成泉漢之四年項王進兵圍成泉漢王逃

張耳韓信軍諸將稍稍得出成泉從漢王楚遂拔成泉欲西漢使

兵距之鞏令其不得西是時彭越渡河擊楚東阿殺楚將軍薛公

項王乃自東擊彭越漢王得淮陰侯兵欲渡河南鄭忠說漢王乃

止壁河內使劉賈將兵佐彭越燒楚積聚項王東擊破之走彭越

漢王則引兵渡河復取成臯軍廣武就敖倉食項王已定東海來  
西與漢俱臨廣武而軍孟康曰於滎陽樂兩城相埒相守數月當

此時彭越數反梁地絕楚糧食項王患之為高祖置太公其上

曰高祖几之上李奇曰軍中巢櫓方百人謂之組也○索隱曰組亦机之類故夏族遺新論為机初猶組也此太公於性向故置之

組上姚察按左氏楚子登巢車以望晉軍杜預謂車上櫓也故李氏云軍中巢櫓又引時人亦謂此為組也告漢王曰

今不急下吾烹太公漢王曰吾與項羽俱北面受命懷王曰約為

兄弟吾翁即若翁必欲烹而翁則幸分我一椀羹項王怒欲殺之

項伯曰天下事未可知且為天下者不顧家雖殺之無益祇益禍

耳項王從之楚漢又相持未決丁壯苦軍旅老弱罷轉漕項王謂

漢王曰天下匈匈數歲者徒以吾兩人耳願與漢王挑戰李奇曰

戰不復領也批音茶了反贊曰决雌雄母徒苦天下之民父子

為也漢王笑謝曰吾寧鬪智不能鬪力項王令壯士出挑戰漢有

善騎射者樓煩應劭曰樓煩胡楚挑戰三合樓煩輒射殺之項王

大怒乃自被甲持戟挑戰樓煩欲射之項王瞋目叱之樓煩目不

項王

敢視手不敢發遂走還入壁不敢復出漢王使人問之乃項王

也漢王大驚於是項王乃即漢王相與臨廣武閒而語漢王數之

項王怒欲一戰漢王不聽項王伏弩射中漢王漢王傷走入成臯

項王聞淮陰侯已舉河北破齊趙且欲擊楚乃使龍且韋昭曰音

往擊之淮陰侯與戰騎將灌嬰擊之大破楚軍殺龍且韓信因自

立為齊王項王聞龍且軍破則恐使盱台人武涉往說淮陰侯淮

陰侯弗聽是時彭越復反下梁地絕楚糧項王乃謂海春侯大司

馬曹曷等曰謹守成臯則漢欲挑戰慎勿與戰毋令得東而已我

十五日必誅彭越定梁地復從將軍乃東行擊陳留外黃外黃不

下數日已降項王怒悉令男子年十五已上詣城東欲阬之外黃

舍人兒年十三蘇林曰今之舍人兒也贊曰稱兒者以其往說

項王曰彭越彊劫外黃外黃恐故且降待大王大王至又皆阬之

百姓豈有歸心從此以東梁地十餘城皆恐莫肯下矣項王然其

言乃赦外黃當阬者東至睢陽聞之皆爭下項王漢果數挑楚軍





會垓下諸項王項王軍壁垓下兵少食盡漢軍及諸侯兵圍之數  
重夜聞漢軍四面皆楚歌應劭曰楚歌者謂雞鳴歌也漢已略項  
王乃大驚曰漢皆已得楚乎是何楚人之多也項王則夜起飲帳  
中有美人名虞徐廣曰一姓虞氏常幸從駿馬名騅常騎之於是項王乃  
悲歌忼慨自為詩曰力拔山兮氣蓋世時不利兮騅不逝騅不逝  
兮可奈何虞兮虞兮奈若何歌數闕美人和之項王泣數行下左  
右皆泣莫能仰視於是項王乃上馬騎麾下壯士騎從者八百餘  
人直夜潰圍南出馳走平明漢軍乃覺之令騎將灌嬰以五千騎  
追之項王渡淮騎能屬者百餘人耳項王至陰陵徐廣曰在淮南迷失道  
問一田父田父給曰左文穎曰給步也左乃陷大澤中以故漢追及  
之項王乃復引兵而東至東城駟案漢書音義曰縣名屬臨淮乃有二十八騎漢  
騎追者數千人項王自度不得脫謂其騎曰吾起兵至今八歲矣  
身七十餘戰所當者破所擊者服未常敗也遂霸有天下然今卒  
困於此此天之亡我非戰之罪也今日固死願為諸軍快戰必

項王辭

三勝之為諸君潰圍斬將刈旗令諸君知天亡我非戰之罪也乃  
分其騎以為四隊四嚮漢軍圍之數重項王謂其騎曰吾為公取  
彼一將令四面騎馳下期山東為三處於是項王大呼馳下漢軍  
皆披靡遂斬漢一將是時赤泉侯為騎將追項王項王瞋目而叱  
之赤泉侯人馬俱驚辟易數里與其騎會為三處漢軍不知項王  
所在乃分軍為三復圍之項王乃馳復斬漢一都尉殺數十百人  
復聚其騎亡其兩騎耳乃謂其騎曰何如騎皆伏曰如大王言於  
是項王乃欲東渡烏江瓊曰在牛渚○索隱曰在廣烏江亭長橫船待  
曰義音儀一音俄○索隱曰橫正也孟康曰橫音橫附也附船  
著岸也如海曰南方人謂整船向岸曰橫○索隱曰義字諸家  
各以意解耳○亦有此音謂項王曰江東雖小地方千里眾數  
十萬人亦足王也願大王急渡今獨臣有船漢軍至無以渡項王  
笑曰天之亡我我何渡為且籍與江東子弟八千人渡江而西今  
無一人還縱江東父兄憐而王我我何面目見之縱彼不言籍獨  
不愧於心乎乃謂亭長曰吾知公長者吾騎此馬五歲所當無敵

嘗一日行二里不忍殺之以賜公乃令騎皆下馬步行持短兵接

戰獨籍所殺漢軍數百人項王身亦被十餘創顧見漢騎司馬呂

馬童曰若非吾故人乎馬童面之張晏曰以故人故難視所之指

王翳曰如事曰指此項王也項王乃曰吾聞漢購我頭千金邑萬

戶吾為若德徐廣曰亦可乃自刎而死王翳取其頭餘騎相蹂踐

爭項王相殺者數十人最其後郎中騎楊喜騎司馬呂馬童郎中

呂勝楊武各得其一體五人共會其體皆是故分其地為五封呂

馬童為中水侯○索隱曰按晉書地理道封王翳為杜衍侯○索隱

地理志封楊喜為赤泉侯○索隱曰南陽有丹水縣疑赤

音火封楊武為吳防侯○索隱曰地理志封呂勝為涅陽侯○徐

志反封楊武為吳防侯○索隱曰南故房子園封呂勝為涅陽侯○徐

曰五人後卒皆謚壯侯項王已死○項王以始皇十五年十一月也

索隱曰地理志南陽縣名項王已死○項王以始皇十五年十一月也

生死時年楚地皆降漢獨魯不下漢乃引天下兵欲屠之為其守

禮義為主死節乃持項王頭視魯魯父兄乃降始楚懷王初封項

籍為魯公及其死魯最後下故以魯公禮葬項王穀城皇覽曰項

郡穀城東去漢王為發哀示之而去諸項氏枝屬漢王皆不誅乃

封項伯為射陽侯○徐廣曰項伯桃侯○徐廣曰名襄其平泉侯○徐廣

他玄武侯○徐廣曰諸侯皆項氏賜姓劉

太史公曰吾聞之周生曰○賢者舜目蓋重瞳子○尸子曰舜兩

瞳又聞項羽亦重瞳子羽豈其苗裔邪何興之暴也夫秦失其政

陳涉首難豪傑蜂起相與並爭不可勝數然羽非有尺寸乘勢起

隴畝之中五年遂將五諸侯滅秦○此特山東六國而齊趙韓魏燕

裂天下而封王侯政由羽出號為霸王位雖不終近古以來未嘗

有也及羽背關懷楚放逐義帝而自立怨王侯叛已難矣自矜

功伐奮其私智而不師古謂霸王之業欲以力征經營天下五年

卒亡其國身死東城尚不覺寤而不自責過矣乃引天亡我非用

兵之罪也豈不謬哉

索隱述贊曰亡秦鹿走偽楚狐鳴雲薈沛父劍挺吳城勳開魯

旬勢合碣兵卿子無罪亞父推誠始救趙歇終誅子嬰違約王

...

漢背關懷楚常遷上游臣迫故王靈壁入振成臯久拒戰非無  
功天實不與嗟彼蓋代卒為凶堅

項羽本紀第七

高祖本紀第八

史記八

高祖劉氏豐邑沛人沛縣中陽里

劉氏豐邑沛人沛縣中陽里

劉氏豐邑沛人沛縣中陽里

劉氏豐邑沛人沛縣中陽里

劉氏豐邑沛人沛縣中陽里

劉氏豐邑沛人沛縣中陽里

劉氏豐邑沛人沛縣中陽里

劉氏豐邑沛人沛縣中陽里

劉氏豐邑沛人沛縣中陽里

劉氏豐邑沛人沛縣中陽里

劉氏豐邑沛人沛縣中陽里

劉氏豐邑沛人沛縣中陽里

劉氏豐邑沛人沛縣中陽里

劉氏豐邑沛人沛縣中陽里



孝惠帝魯元公主服虔曰元長也食邑高祖為亭長時常告歸之

田服虔曰古者名如卑呼之舉李斐曰音魯漢律史二千石有子告

賜告子優賜復其在官有功最法所當得者賜告者病滿三月當免

昭去告蕭歸乞假也音告語之告戰國策曰商君告歸延篤以為

告歸今之歸寧也劉伯莊語師古並音古篤服音如卑呼之舉

東輿漢記田邑傳去邑年三十歷師大夫號歸罷事少所者

然此告字當音諾諾舉聲相呂后與兩子居田中釋有一老父過

請飲呂后因舖之老父相呂后曰夫人天下貴人令相兩子見孝

惠曰夫人所以貴者此男也相魯元亦皆貴老父已去高祖適

從旁舍乘呂后具言客有過相我子母皆大貴高祖問曰未遠乃

追及問老父老父曰鄉者夫人嬰兒皆似君君相貴不可言高祖

乃謝曰誠如父言不敢忘德及高祖貴遂不知老父處高祖為亭

長乃以竹皮為冠令求盜之薛治之應劭曰以竹始生皮作冠今

有兩卒其一為亭父掌開閉掃除一為求盜掌逐捕盜賊薛魯國

縣也有作冠師故往治之○索隱曰應劭去一長冠制也高祖以

以縱前高七寸廣三寸如板又蔡邕獨斷云長冠楚制也高祖以

竹削皮為之謂之劉氏冠司馬彪與服志亦以劉氏冠為高祖冠

高祖

冠乃是以高祖為亭長為縣送徒酈山徒多道亡自度比至皆亡

之到豐西澤中止飲乃夜解縱所送徒曰公等皆去吾亦從此逝

矣徒中壯士願從者十餘人高祖被酒夜徑澤中○索隱曰舊音

小道音古定反言酒後放排夜徑令一人行前行前者還報曰前

有大蛇當徑○索隱曰漢舊儀云斬蛇劍長七尺又高祖云吾以布

劍擊斬蛇○索隱曰漢舊儀云斬蛇劍長七尺又高祖云吾以布

為亭長理應提三尺劍取天下二文不同者崔豹古今注當高祖

行數里醉因卧後人來至蛇所有一老嫗夜哭人問何哭嫗曰人

殺吾子故哭之人曰嫗子何為見殺嫗曰吾子白帝子也化為蛇

當道今為赤帝子斬之應劭曰秦襄公自以居西戎主少昊之神

端又作咤時桐白帝少昊金德也赤帝堯後謂漢也殺之者明漢

當滅秦也秦自謂水漢初自謂土皆失之至光武乃改定○索隱

曰按大康地理志云時在豫陽故城內其時若咤故曰咤時咤音

又按春秋合誠圖云水神哭子襄敗宋均以高祖斬白蛇而神

火德秦為金德與兩金故哭人乃以嫗為不誠欲答之徐廣曰索  
及肅帝子之理合者也嫗因忽不見後人至高祖覺索隱曰  
漢書作若謂欲因辱之嫗因忽不見後人至高祖覺索隱曰  
孝後人告高祖高祖乃心獨喜自負應劭曰負恃也索隱曰  
者曰益畏之秦始皇帝常曰東南有天子氣於是因東游以厭之  
日晉灼云白特斬地事諸從

○索隱曰厭音一涉反又高祖即自疑亡匿隱於芒碭山澤巖石  
一冉反廣雅云厭鎮也高祖即自疑亡匿隱於芒碭山澤巖石  
之間徐廣曰芒今臨淮縣也碭縣在梁輿案應劭  
呂后與入俱求

常得之高祖怪問之呂后曰季所居上常有雲氣故從往常得季  
高祖心喜沛子弟或聞之多欲附者矣秦二世元年徐廣曰高  
子稱二世崔浩云二世始皇子胡亥又按善父稱隱士云趙高為

應涉塚主吏蕭何曹參索隱曰按漢書蕭曹乃曰君為秦吏今  
欲背之率沛子弟恐不聽願君召諸亡在外者可得數百人因劫

眾索隱曰說文眾不敢不聽乃令樊噲召劉季劉季之眾已數  
高祖

十百人矣索隱曰漢書作數百人劉  
從劉季來沛令後固恐其有變乃閉城城守欲誅

城保劉季韋昭曰以劉季乃書帛射城上謂沛父老曰天下  
父矣今父老雖為沛令守諸侯並起今屠沛城多所誅殺

沛令共誅今擇子弟可立者立之以應諸侯則家室完不  
俱屠無為也父老乃率子弟共殺沛令開城門迎劉季欲

令劉季曰天下方擾諸侯並起今置將不善豈敗逃地言一  
擇可者蕭曹等皆文吏自愛恐事不就後秦種族其家盡

諸父老皆曰平生所聞劉季諸珍怪當貴且卜筮之莫如劉季  
吉於是劉季數讓眾莫敢為乃立季為沛公徐廣曰九月也

沛公起應涉故從楚制稱曰公祠黃帝祭蚩尤於沛庭應劭曰黃帝  
戰於阪泉以定天下蚩尤好五刑故祠祭之未福祥也

六葛盧山交而下水金從之出蚩尤受之以作劍戟索隱曰  
管今生引發作交誤也而擊鼓應劭曰擊鼓案禮記及大戴禮有

金今生引發作交誤也而擊鼓應劭曰擊鼓案禮記及大戴禮有

高祖

魯廟之札皆無祭事○索隱曰說文云魯血祭也同馬法曰血于  
 皆無祭事非也又古人新成鐘鼎亦必祭之應劭云魯呼為魯  
 火祭反音旗幟皆赤○索隱曰墨翟云幟帛長丈五廣半幅字  
 或於其下故曰旗也幟或作識由所殺蛇白帝子殺者赤帝子  
 上赤於是少年豪吏如蕭曹樊噲等皆為收沛子弟三千人攻  
 胡陵方與鄭德曰音彭豫屬山陽郡○索隱曰胡陸還守豐秦二壯  
 二年陳涉之將周章軍西至戲而還○索隱曰應劭云章字文陳  
 歷戲亭北孟康云水名也又述征記云戲亭水自驪山為公北流  
 邯鄲音燕趙齊魏皆自立為王○索隱曰按高祖二年八月武  
 廣自立為燕王魏項氏起反秦泗川監平高祖更名為沛秦時  
 十六郡置守尉監故此有監平下有守壯則平壯皆名也將兵  
 豐二日出與戰破之命雍齒守豐引兵之薛泗川守壯如沛  
 於薛走至戚如沛曰戚音將毒反○索隱曰管仲去東海沛公左  
 司馬得泗川守壯殺之後去左司馬曹無傷自此已下更不

易處蓋是左司馬無傷沛公還軍亢父○鄭德曰亢音人相亢答曰  
 舊音劉劉伯莊包反至方與周市來攻方與未戰陳王使魏人周市  
 略地周市使人謂雍齒曰豐故梁徙也○文穎曰梁惠王孫假為秦  
 從今魏地已定者數十城齒今下魏魏以齒為侯守豐不下且屠  
 豐雍齒雅不欲屬沛公○蘇林曰雅故也及魏招之即反為魏守豐  
 沛公引兵攻豐不能取沛公病還之沛沛公怨雍齒與豐子弟叛  
 之聞東陽竈君秦嘉○文穎曰秦嘉東陽郡人也為竈縣君璜曰陳  
 嘉初起兵於鄉號曰大司馬又不為竈縣君東陽竈君自一人秦  
 嘉又自一人○索隱曰按下文直太東陽竈君又別言秦嘉明臣  
 實之說為得顯師古以立景駒為假王在留○索隱曰留縣昭乃往  
 從之欲請兵以攻豐是時秦將章邯從陳別將司馬卮○陳如淳曰從  
 涉在陳其將相別在他許皆稱陳君章邯司馬○索隱曰謂章邯  
 從陳別將將兵向他處而遣司馬卮將領兵士北定楚地孔文祥  
 曰陳別將而司馬卮又別將兵北定楚地此理亦通也將兵北定楚  
 地屠相至碭○索隱曰碭音國音音唐又音音東陽竈君沛公引兵  
 西面戰蕭西○索隱曰蕭音昭音蕭音西不利還收兵聚留引兵攻碭

三日乃取碭因收碭兵得五六千人攻下邑拔之○索隱曰范

昭云下邑縣名屬梁國也還軍豐聞項梁在薛從騎百餘往見之○徐廣曰項梁

益沛公卒五千人五大夫將十人○蘇林曰五大夫第九爵也沛公

還引兵攻豐○徐廣曰表云拔從項梁月餘項羽已拔襄城○索隱曰

沛公○索隱曰表云拔從項梁月餘項羽已拔襄城○索隱曰

楚王治盱台○索隱曰韋昭云項梁號武信君居數月北攻亢父

救東阿○索隱曰韋昭云破秦軍齊軍歸楚獨追北○索隱曰師使沛

公項羽別攻城陽屠之○索隱曰地理軍濮陽之東○索隱曰韋

與秦軍戰破之秦軍復振○李奇曰振整也如淳曰振起也守濮陽環

水○張晏曰依河水以自環繞作壘楚軍去而攻定陶○索隱曰韋昭曰

定陶未下沛公與項羽西略地至雍丘之下○索隱曰韋昭曰外黃未下項

與秦軍戰大破之斬李由還攻外黃○索隱曰荀悅漢紀云故秦

梁再破秦軍有驕色宋義諫不聽○索隱曰荀悅漢紀云故秦

章邯兵夜銜枚擊項梁○索隱曰周禮有銜枚氏鄭玄曰銜枚止言

高祖

大破之定陶項梁死沛公與項羽方攻陳留聞項梁死引兵與

呂將軍俱東呂臣軍彭城東項羽軍彭城西沛公軍碭章邯已破

項梁軍則以為楚地兵不足憂乃渡河北擊趙大破之當是之時

趙歇為王○索隱曰歇蘇林音如字歇德音遏秦將王離圍之鉅

鹿城此所謂河北之軍也秦二世三年楚懷王見項梁軍破恐徒

盱台都彭城并呂臣項羽軍自將之以沛公為碭郡長封為武安

侯將碭郡兵封項羽為長安侯號為魯公呂臣為司徒其父呂青

為令尹○索隱曰按表趙數請救懷王乃以宋義為上將軍項羽

為次將范增為末將北救趙令沛公西略地入關與諸將約先入

定關中者王之○索隱曰韋昭云函谷關也又三輔舊事云西

當是時秦兵彊常乘勝逐北諸將莫利先入關獨項羽怨秦破項

梁軍奮○索隱曰韋昭云願與沛公西入關懷王諸老將皆曰項羽為

人傑悍猾賊○索隱曰說文云傑疾也悍勇也亦項羽嘗攻襄城

襄城無遺類○索隱曰復有活而噉食者也青州俗言無子遺為無噉



皆阮之諸所過無不殘滅且楚數進取如淳曰楚謂陳涉也前陳

王朝案漢書音義曰二縣名○秦魏曰陳涉項梁皆敗不如更遣長者扶義而西告諭秦父兄

秦父兄苦其主久矣今誠得長者往毋侵暴宜可下今項羽僥倖

今蘇此字不可遣獨沛公素寬大長者可遣卒不許項羽而遣

沛公西略地收陳王項梁散卒乃道碭朝案漢書音義曰碭在碭山也至成陽與

杜里朝案漢書音義曰二縣名○秦魏曰杜里秦軍來壁破魏二軍楚軍出兵擊主離大破之徐廣曰表去三

於王沛公引兵西遇彭越昌邑因與俱攻秦軍戰不利遂至

栗○秦魏曰章昭遇剛武侯應劭曰楚魏王將也漢書音義曰

軍可四千餘人并之與魏將皇欣魏申徒武蒲之軍并攻昌邑昌

邑未拔西過高陽文韻曰聚邑名也屬東留圍酈食其音

基謂監門曰諸將過此者多吾視沛公大人長者乃求見說沛公

沛公方踞牀使兩女子洗足酈生不拜長揖曰足下必欲誅無道

秦不宜踞見長者於是沛公起攝衣謝之延上坐食其說沛公襲

陳留漢書音義曰春秋傳曰襲得秦積粟乃以酈食其為廣野君○索

西與秦將楊熊戰白馬索隱曰章又戰曲遇東大破之○索隱曰徐

使者斬以徇○徐廣南攻潁陽屠之因張良遂略韓地輟轅

公乃北攻平陰陰地理志河南自平絕河津南戰雒陽東軍不利還

至陽城收軍中馬騎與南陽守齧戰壁東地理志南陽有隰縣

良諫曰沛公雖欲急入關秦兵尚眾距險今不下宛宛從後擊疆

秦在前此危道也於是沛公乃引兵從他道還更旗幟黎明圍宛

城三匝○索隱曰黎音黎黎猶比也謂比至天明也漢書作寔音

秦不宜踞見長者於是沛公起攝衣謝之延上坐食其說沛公襲

陳留漢書音義曰春秋傳曰襲得秦積粟乃以酈食其為廣野君○索

西與秦將楊熊戰白馬索隱曰章又戰曲遇東大破之○索隱曰徐

使者斬以徇○徐廣南攻潁陽屠之因張良遂略韓地輟轅

公乃北攻平陰陰地理志河南自平絕河津南戰雒陽東軍不利還

至陽城收軍中馬騎與南陽守齧戰壁東地理志南陽有隰縣

良諫曰沛公雖欲急入關秦兵尚眾距險今不下宛宛從後擊疆

秦在前此危道也於是沛公乃引兵從他道還更旗幟黎明圍宛

城三匝○索隱曰黎音黎黎猶比也謂比至天明也漢書作寔音

秦不宜踞見長者於是沛公起攝衣謝之延上坐食其說沛公襲

高祖

宛宛大郡之都也連城數十人民眾積蓄多吏人自以為降必死

者必多引兵去宛宛必隨足下後足下前則失咸陽之約後又有

疆宛之患為足下計莫若約降封其守因使止守引其甲卒與之

西諸城未下者聞聲爭開門而待足下通行無所累沛公曰善

也乃以宛守為殷侯昭曰在河內高武侯昭曰在河內陳恢千戶引兵西無不下

者至丹水昭曰在河內高武侯昭曰在河內陳恢千戶引兵西無不下

陵降西陵昭曰在河內高武侯昭曰在河內陳恢千戶引兵西無不下

類多矣定天下為丞相時封耳此言襄侯當如臣瑣蓋解初封江

襄也還攻胡陽昭曰南陽縣遇番君別將梅銷與皆降浙鄢

如淳曰持益反索隱曰南陽縣遇番君別將梅銷與皆降浙鄢

農郡屬南陽出地理志而左傳太析一名白羽折今內鄉縣屬今

縣也遣魏人審昌使秦使者未來是時章邯已以軍降項羽於趙

高祖

矣初項羽與宋義北救趙及項羽殺宋義代為上將軍諸將默希

皆屬破秦將王離軍降章邯諸侯皆附及趙高已殺二世使人來

欲約分王關中沛公以為詎乃用張良計使鄼生陸賈往說秦將

伯以利因襲攻武關破之索隱曰左傳云楚司馬起營於以臨

商縣試開又太康地理志武關之西又與秦軍戰於藍田南益張疑兵

旗幟諸所過毋得掠鹵應劭曰鹵秦人喜秦軍解因大破之又戰

其北大破之乘勝遂破之漢元年十月如淳曰張蒼傳大以高祖

歲首沛公兵遂先諸侯至霸上秦王子嬰素車白馬係頸以組封

皇帝爾符節索隱曰韋昭云天子印稱璽又稱以玉符發兵符也

家竹節又美官儀曰子嬰上始皇璽降軹道旁漢書宮殿疏云枳

道亭東去軹城四里觀東去軹城四里觀東去軹城四里觀東去軹城四里觀

乃以秦王屬吏遂西入咸陽欲止宮休舍樊噲張良諫乃封秦重

寶財物府庫還軍霸上召諸縣父老豪傑曰父老苦秦苛法久矣

誹謗者族○索隱曰劉伯莊偶語者弃市應劭曰秦禁民聚語

紀曰闕語經書者○索隱曰律謂絞刑為弃市也吾與諸侯約先

以於市與眾奔之故○索隱曰律謂絞刑為弃市也吾與諸侯約先

闕者王之吾當王○索隱曰律謂絞刑為弃市也吾與諸侯約先

盜抵罪○索隱曰律謂絞刑為弃市也吾與諸侯約先

未如抵何罪也○索隱曰律謂絞刑為弃市也吾與諸侯約先

當其身坐合於康誥○索隱曰律謂絞刑為弃市也吾與諸侯約先

抵當也謂使各當其罪○索隱曰律謂絞刑為弃市也吾與諸侯約先

耳殺也謂使各當其罪○索隱曰律謂絞刑為弃市也吾與諸侯約先

也則抵訓為至煞人以外餘悉除去○索隱曰律謂絞刑為弃市也吾與諸侯約先

所以還軍霸上待諸侯至而定約束耳○索隱曰律謂絞刑為弃市也吾與諸侯約先

邑告諭之秦人大喜爭持牛羊酒食獻饗軍士○索隱曰律謂絞刑為弃市也吾與諸侯約先

受曰倉粟多非之不欲費人人又共喜唯恐沛公不為秦

王或說沛公○索隱曰楚漢春秋六解先生云遣守函谷

也小生曰秦富十倍天下地形彊今聞章邯降項羽○索隱曰楚漢春秋六解先生云遣守函谷

乃號為雍王王關中今則來沛公恐不得有此可急使兵

守函谷關無內諸侯○索隱曰楚漢春秋六解先生云遣守函谷

之中一月中項羽果率諸侯兵西欲入關關門閉聞沛公已定關

中大怒使黥布等攻破函谷關十二月遂至戲沛公左司馬曹

無傷聞項王怒欲攻沛公使人言項羽曰沛公欲王關中令子嬰

為相珍寶盡有之欲以求封○索隱曰楚漢春秋六解先生云遣守函谷

號曰亞父言尊之亞於父也○索隱曰楚漢春秋六解先生云遣守函谷

方饗士旦日合戰是時項羽兵四十

萬號百萬沛公兵十萬號二十萬力不敵會項伯欲活張良夜往

見良因以文諭項羽項羽乃止沛公從百餘騎驅之鴻門○索隱曰楚漢春秋六解先生云遣守函谷

道南有鴻門○索隱曰楚漢春秋六解先生云遣守函谷

無傷言之不然籍何以生此沛公以樊噲張良故得解歸歸立誅

曹無傷項羽遂西屠咸陽秦宮室所過無不殘破秦人大失望

然心不敢不服耳項羽使人還報懷王懷王曰如約項羽怨懷王

不肯令與沛公俱西入關而北救趙後天下約乃曰懷王者吾家

項梁所立耳非有功伐何以得主約本定天下諸將及籍也乃佯

尊懷王為義帝實不用其命正月項羽自立為西楚霸王梁楚  
地九郡都彭城負約更立沛公為漢王王巴蜀漢中徐廣曰四都  
南鄭三分關中立秦三將章邯為雍王都廢丘司馬欣為塞王都  
櫟陽索隱曰因櫟年黃翳為翟王都高奴楚將瑕丘申陽為河  
南王都雒陽趙將司馬卬為殷王都朝歌趙王歇從王代趙相張  
耳為常山王都襄陽富陽君黥布為九江王都六  
名地理志六國懷王封國共敖為臨江王都江陵番君吳芮為衡山  
王都邾滅邾遷其人於江南因名黥將臧荼為燕王都薊故燕  
王韓廣從王遼東廣不聽臧荼攻殺之無終封成安君陳餘河間  
三縣居南皮封梅鋗十萬戶四月兵罷戲下諸侯各就國漢王之  
國項王使卒二萬人從楚誑諸侯令之慕從者數萬人從杜南入蝕  
中李奇曰蝕音力在杜南如蝕日蝕入漢中道川谷名索隱去  
輒燒絕棧道索隱曰棧音土版崔浩云險絕之處以備諸侯益兵龍之亦示項羽無東意至南鄭諸將及士卒

高祖

多道亡歸士卒皆歌思東歸韓信說漢王曰徐廣曰韓王信也項羽  
王諸將之有功者而王獨居南鄭是遷也韓昭曰若有軍吏士卒  
皆山東之人也日夜跋而望歸及其鋒而用之可以有大功天下  
已定人皆自寧不可復用不如決策東鄉爭權天下項羽出關使  
人徙義帝曰古之帝者地方千里必居上游乃使使徙義帝長沙  
郴縣趣義帝行群臣稍倍叛之乃陰令衡山王臨江王擊之殺義  
帝江南項羽怨田榮立齊將田都為齊王田榮怒因自立為齊王  
殺田都而反楚子彭越將軍印令反梁地楚令蕭公角擊彭越彭  
越大破之陳餘怨項羽之弗王已也令夏說田榮請兵擊張耳  
齊子陳餘兵擊破常山王張耳張耳亡歸漢迎趙王歇於代復立  
為趙王趙王因立陳餘為代王項羽大怒北擊齊八月漢王用韓  
信之計從故道地理志武還龍襄雍王章邯邯迎擊漢陳倉雍  
兵敗還走止戰好時孟康曰時音止神靈之又復敗走廢丘漢王  
遂定雍地東至咸陽引兵圍雍王廢丘漢索隱曰廢音圍之而遣諸

將略定隴西北地上郡令將軍薛歐駟案音反王吸出武關口按魏

歐以舍人從為將軍封廣平侯因王陵兵南陽如淳曰王陵亦隴

以迎太后吕后於沛楚聞之發兵距之陽夏名屬淮陽後屬陳夏

猶硬不得前令故吳令鄭昌為韓王距漢兵二年漢王東略地塞

王欣翟王賢河南王申陽皆降韓王昌不聽使韓信擊破之於是

置隴西北地上郡渭南除廣平後河上除廣平中地郡除廣平關

外置河南郡除廣平關除廣平更立韓太尉信為韓王諸將以萬人若

以一郡降者封萬戶繕治河上塞增如淳曰親臨博塞諸故秦苑

園園池皆令人得田之正月虜雍王弟章平大赦罪人漢王之出

關至陝撫關外父老還張耳來見漢王厚遇之二月令除秦社稷

更立漢社稷三月漢王從臨晉渡魏王豹將兵從下河內虜殷王

置河內郡南渡平陰津至雒陽新城三老董公遮說漢王以義帝

死故漢王聞之袒而大哭如淳曰禮也遂為義帝發喪臨三日發

使者告諸侯曰天下共立義帝北面事之今項羽放殺義帝於江

高祖一

南大逆無道寡人親為發喪去如淳曰去皆編素悉發關內兵收三河

河東河內河南南浮江漢以下願從諸侯王擊楚之殺義帝者是時

項王北擊逐田榮與戰城陽田榮敗走平原平原民殺之齊皆降

楚楚因焚燒其城郭係虜其子女齊人叛之田榮弟橫立榮子廣

為齊王齊王反楚城陽項羽雖聞漢東既已連齊兵欲遂破之而

擊漢漢王以故得劫五諸侯兵遂入彭城項羽聞之乃引兵去齊

從魯山胡陵至蕭與漢大戰彭城靈壁東睢水上大破漢軍多殺

士卒睢水為之不流乃取漢王父母妻子於沛置之軍中以為質

當是時諸侯見楚彊漢敗還皆去漢復為楚塞王欣云入楚吕后

兄周吕侯為漢將兵居下邑如淳曰漢王從之稍收士卒軍碭漢

王乃西過梁地至虞如淳曰使謁者隨何之九江王布所曰公能

今布舉兵叛楚項羽必留擊之得留數月吾取天下必矣隨何往

說九江王布布果背楚楚使龍且往擊之漢王之敗彭城而西行

使人求家室家室亦亡不相得敗後乃獨得孝惠六月立為太子

六赦罪人令太子守櫟陽諸侯子在關中者皆集櫟陽為衛引水  
灌廢丘廢丘降章邯自殺更名廢丘為魏里於是令祠官祀天地  
四方上帝山川以時祀之興開內卒乘塞乘符即是時九江王布  
與龍且戰不勝與隨河間行歸漢漢王稍收士卒與諸將及關中  
卒益出是以兵大振榮陽破楚京索間二年魏王豹謁歸視親疾  
至即絕河津反為楚漢王使酈生說豹豹不聽漢王遣將軍韓信  
擊大破之虜豹遂定魏地置三郡曰河東太原上黨漢王乃令張  
耳與韓信遂東下井陘擊趙斬陳餘趙王歇其明年立張耳為趙  
王漢王軍榮陽南築甬道屬之河以取敖倉與項羽相距歲餘項  
羽數侵奪漢甬道漢軍乏食遂圍漢王漢王請和割榮陽以西者  
為漢項王不聽漢王患之乃用陳平計子陳平金四萬斤以間疏  
楚君臣於是項羽乃疑亞父亞父是時勸項羽遂下榮陽及其見  
疑乃怒辭老願賜骸骨歸卒伍未至彭城而死漢軍乏食乃夜出  
女子東門二千餘人被甲楚因四面擊之將軍紀信乃乘王駕詳

高

為漢王誑楚楚皆呼萬歲之城東如以故漢王得與數十騎出西  
門遁令御史大夫周苛魏豹攬公寸榮陽諸將卒不能從者盡  
城中周苛攬公相謂曰反國之王難與守城因殺魏豹徐廣曰安  
月魏豹死二者不同要魏豹紀言周苛攬公皆具三年中漢王之  
出榮陽入關收兵欲復東素生說漢王曰漢與楚相距榮陽數歲  
漢常困顧君王出武關項羽必引兵南走王深壁令榮陽成阜間  
且得休使韓信等輔河北趙地連燕齊君王乃復走榮陽未晚也  
如此則楚所備者多力分漢得休復與之戰破楚必矣漢王從其  
計出軍宛葉間與黥布行收兵項羽聞漢王在宛果引兵南漢堅  
壁不與戰是時彭越渡睢水與項聲薛公戰下邳彭越大破楚軍  
項羽乃引兵東擊彭越漢王亦引兵比軍成皋項羽已破走彭越  
聞漢王復軍成皋乃復引兵西按榮陽誅周苛攬公而虜韓王信  
悉圍成皋漢王跳徐廣曰音述○索隱曰如淳曰跳走也音灼素  
趙通獨與滕公共軍出成皋王門○徐廣曰項羽紀云此門名王



逐故王趙索隱曰謂田而令臣下爭叛逆罪七項羽出逐義帝彭

城自都之奪韓王地并王梁楚多自予罪八項羽使人陰弑義帝

江南罪九夫為人臣而弑其主殺已降為政不平主約不信天下

所不容大逆無道罪十也吾以義兵從諸侯義兵使刑餘罪人

擊殺項羽何苦乃與公挑戰項羽大怒伏弩射中漢王漢王傷臂

乃捫足曰虜中吾指索隱曰謂指也中謂指也中漢王傷臂

乘勝於漢漢王出行軍病甚因馳入成臯索隱曰三輔故事曰

病愈西入關至櫟陽存問父老置酒

也留四日復如軍軍廣關中兵益出當此時彭越將兵居梁地

往來苦楚兵絕其糧食田橫往從之項羽數擊彭越等齊王信又

進擊楚項羽恐乃與漢王約中分天下割鴻溝而西者為漢鴻溝

而東者為楚索隱曰應劭云在滎陽東南二十里鴻溝

而東者為楚索隱曰應劭云在滎陽東南二十里鴻溝

而東者為楚索隱曰應劭云在滎陽東南二十里鴻溝

而東者為楚索隱曰應劭云在滎陽東南二十里鴻溝

而東者為楚索隱曰應劭云在滎陽東南二十里鴻溝

而東者為楚索隱曰應劭云在滎陽東南二十里鴻溝

而東者為楚索隱曰應劭云在滎陽東南二十里鴻溝

而東者為楚索隱曰應劭云在滎陽東南二十里鴻溝

而東者為楚索隱曰應劭云在滎陽東南二十里鴻溝

而東者為楚索隱曰應劭云在滎陽東南二十里鴻溝

而東者為楚索隱曰應劭云在滎陽東南二十里鴻溝

而東者為楚索隱曰應劭云在滎陽東南二十里鴻溝

而東者為楚索隱曰應劭云在滎陽東南二十里鴻溝

而東者為楚索隱曰應劭云在滎陽東南二十里鴻溝

而東者為楚索隱曰應劭云在滎陽東南二十里鴻溝

而東者為楚索隱曰應劭云在滎陽東南二十里鴻溝

而東者為楚索隱曰應劭云在滎陽東南二十里鴻溝

而東者為楚索隱曰應劭云在滎陽東南二十里鴻溝

而東者為楚索隱曰應劭云在滎陽東南二十里鴻溝

而東者為楚索隱曰應劭云在滎陽東南二十里鴻溝

高祖

項王歸漢王父此

歸用留侯陳平計乃進兵追項羽至陽夏南止軍與齊王信建威

侯彭越期會而擊楚軍至固陵不會楚擊漢軍大破之漢王復入

壁深塹而守之用張良計於是韓信彭越皆往及劉賈入楚地圍

壽春漢王敗固陵曹灼曰固始乃使使者召大司馬周殷舉九江兵而

迎之徐廣曰周殷武王行屠城父何劉晉齊梁諸侯皆大會城

下徐廣曰立武王布為淮南王五年高祖與諸侯兵共擊楚軍與

項羽決勝垓下淮陰侯將三十萬自當之孔將軍居左費將軍居

右皇帝在後終侯柴將軍在皇帝後項羽之卒可十萬淮陰先合

不利却孔將軍費將軍縱楚兵不利淮陰侯復乘之大敗垓下項

羽卒聞漢軍之楚歌索隱曰應劭云今鷓鴣也項羽乃敗而走是以兵大敗使騎將

灌嬰追殺項羽東城徐廣曰斬首八萬遂略定楚地魯為楚堅守

灌嬰追殺項羽東城徐廣曰斬首八萬遂略定楚地魯為楚堅守

灌嬰追殺項羽東城徐廣曰斬首八萬遂略定楚地魯為楚堅守

灌嬰追殺項羽東城徐廣曰斬首八萬遂略定楚地魯為楚堅守



不下漢王引諸侯兵北示魯父老項羽頭魯乃降遂以魯公號葬  
項羽穀城還至定陶馳入齊王壁奪其軍正月諸侯及將相相與  
共請尊漢王為皇帝漢王曰吾聞帝賢者有也空言虛語非所守  
也吾不敢當帝位群臣皆曰大上起微細誅暴逆平定四海有功  
者輒裂地而封為王侯大王不尊號皆疑不信臣等以死守之漢  
王三讓不得已曰諸君必以為使便國家甲午條乃即皇帝  
位紀水之陽祭王之未為漢無除自以德兼二皇五帝故井以為號  
漢高祖受命功德皇帝曰義帝無後齊王韓信習楚風俗徙為楚  
王都下邳立建成侯彭越為梁王都定陶故韓王信為齊王都陽  
翟徙衡山王吳芮為長沙王都臨湘番君之將梅鋗有功從入武  
關故德番君淮南王布燕王臧荼趙王敖皆如故天下大定高祖  
都雒陽諸侯皆臣屬臨江王驩一餘日為項羽叛漢令盧縮劉  
賈圍之不下數月而降殺之雒陽吾月兵皆罷歸家諸侯子在關  
中者復之十一歲其歸者復之六歲及之一歲高祖置酒雒陽南

宮高祖曰列侯諸將無敢隱朕皆言其情吾所以有天下者何項  
氏之所以失天下者何曾同起王陵對曰二年高祖曰姓高名起費曰  
臣陵都丞侯臣起魏相而古奏事上陛下慢而侮人項羽仁而愛人  
高帝時奏事有將軍臣陵臣起然陛下使人攻城略地所降下者因以予之與天下同利也項羽  
妬賢嫉能有功者害之賢者疑之戰勝而不與人功得地而不與  
人利此所以失天下也高祖曰公知其一未知其二夫運籌策帷  
帳之中決勝於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鎮國家撫百姓給餽饌不  
絕糧道吾不如蕭何連百萬之軍戰必勝攻必取吾不如韓信此  
三者皆人傑也吾能用之此吾所以取天下也項羽有一范增而  
不能用此其所以為我擒也高祖欲長都雒陽齊人劉敬說及留  
侯勸上入都關中高祖是日駕入都關中六月大赦天下十月燕  
王臧荼反攻下代地高祖自將擊之得燕王臧荼即立太尉盧縮  
為燕王使丞相噲將兵攻代其秋利幾反高祖自將兵擊之利幾  
走利幾者項氏之將項氏敗利幾為陳公不隨項羽亡降高祖高

祖侯之穎川高祖至雒陽舉通侯籍乃足如淳曰得在通侯之籍而利幾恐

故反六年高祖五日一朝太公如家人父子禮太公家令說太公

曰天無二日土無二王今高祖雖子人主也太公雖父人臣也奈

何今人主拜人臣如此則威重不行後高祖朝太公擁篲對恭也

如令字持迎門却行高祖大驚下扶太公太公曰帝人主也奈何

以我亂天下法於是高祖乃尊太公為太上皇蔡邕曰不言帝非天子也

按本紀秦始皇追尊莊襄王為太上皇已有故事矣蓋太上皇也心善家令

言賜金五百斤索隱曰頃氏叔荀悅云故雖天子必有尊也無父猶設三老况其有平家令之言過矣晉劉寶云

得尊崇父号也十二月人有上變事告楚王信謀反上問左右

左右爭欲擊之用陳平計乃偽遊雲夢韋昭曰在南郡華容縣會諸侯於陳

楚王信迎即因執之是日大赦天下田肯賀如淳曰時山東人謂關中為秦中秦形

也作肯因說高祖曰陛下得韓信又治秦中謂關中為秦中秦形

勝之國張晏曰秦地帶山河得形勢之勝便者帶河山之險縣

隔千里持戟百萬秦得百二焉應劭曰山河之險與諸侯相懸隔

高祖

下之利百二也李斐曰河山之險由地勢力高順流而下易故天下

險固二萬人足當諸侯百萬人也索隱曰服虔云謂函谷關

夫長安千里為懸關校文水河山險固形勢其勝如關千里虞喜

云得百二焉言倍之二言諸侯持戟百萬去小地險固百倍於天下

故為東西秦言勢相敵但立文相避故云二十萬人地勢便利宜以

下兵於諸侯譬猶居高屋之上建瓴水也如淳曰瓴盛水瓶也居

其响下之勢易也建音賽晉夫齊東有琅邪即墨之饒南有泰山

之固西有濁河之限晉灼曰齊西有平原河水東北過高唐此有

勃海之利索隱曰崔浩云勃海出為勃名曰勃海在地方二千

里持戟百萬縣隔千里之外索隱曰以言齊境闊不齊得十二

焉應劭曰齊得十之二故齊勝王齊東帝後復歸之卒為秦所滅

下應劭曰設有利也李斐曰齊有山河之限地方二千是為天

使王齊矣高祖曰善賜黃金五百斤後十餘日封韓信為淮陰侯

分其地為二國高祖曰將軍劉賈數有功以為荆王索隱曰初

吳王索隱曰初

宋也姚察被虞喜去魏言吳荆也荆也以山命國也今西南有荆

山在陽羨界賈封吳地而号荆土指取此義太康地理志陽羨縣

本各荆王淮東弟交為楚王王淮西子肥為齊王王七十餘城民

能齊言者皆屬齊齊案漢書音義曰此言時民乃論功與諸列侯

剖符行封徒韓王信太原初都陽翟也七年匈奴攻韓王信馬邑

信因與謀反太原白土餘廣郡曼丘臣王黃立故趙將趙利為王

以反高祖自往擊之會天寒士卒墮指者什二三遂至平城匈奴

圍我平城七日而後罷能去令樊噲止定代地立兄劉仲為代王二

月高祖自平城過趙雒陽至長安長樂宮成丞相已下徙治長安

○索隱曰漢儀注高祖六年更名咸陽曰長安三輔舊八年高祖

東擊韓王信餘及寇於東垣高帝更名曰真定蕭丞相營作未

央宮立東闕北闕○索隱曰東闕有蒼龍關北有玄虛關女

無西南有二闕者蓋蕭何所以勝之法故不立也說文云闕前殿正

庫太倉高祖還見宮闕壯甚怒謂蕭何曰天下○索隱曰東闕有蒼龍關北有玄虛關女苦戰數歲成

敗未可知是何治宮室過度也蕭何曰天下方未定故可○索隱曰東闕有蒼龍關北有玄虛關女以遂就

高祖

宮室且夫天子以四海為家非壯麗無以重威且無令後世有以

加也高祖乃說高祖之東垣過栢人趙相貫高等謀弑高祖高祖

心動因不留代王劉仲棄國亡自歸雒陽廢以為合陽侯九年趙

相貫高等事發覺夷三族廢趙王敖為宣平侯是歲徙貴族楚昭

屈景懷齊田氏關中未央宮成高祖大朝諸侯群臣置酒未央前

殿高祖奉玉卮○索隱曰卮受四升起為太上皇壽曰始大人常以臣

無賴○索隱曰卮受四升起為太上皇壽曰始大人常以臣不能治產業不如

仲力今某之業所就孰與仲多殿上群臣皆呼萬歲大笑為樂十

年十月淮南王黥布梁王彭越燕王盧縮荊王劉賈楚王劉交齊

王劉肥長沙王吳芮皆來朝長樂宮春夏無事七月太上皇崩襍

廷王梁王皆來送葬○索隱曰漢書赦櫟陽囚更命酈邑曰新豐

地相國陳豨○索隱曰豨反代地上曰豨嘗為吾使甚有信

豨所急也故封豨為列侯○索隱曰豨反代地上曰豨嘗為吾使甚有信以相國守代今

王黃等劫掠代地地吏民非有罪也其赦代吏民九月上

不擊之至邯鄲上喜曰豨不南據邯鄲而阻漳水吾知其無

世間豨將皆故賈人也上曰吾知所以與之乃多以金啗豨

將多降者十一年高祖在邯鄲誅豨等未畢豨將侯敞將萬

餘行王黃軍由逆岐穎曰今中張春渡河擊聊城徐廣曰漢

軍郭蒙與齊將擊大破之太尉周勃勃案漢書百官表曰太

下曰穎武官道太原入道穎曰定代地至馬邑馬邑不下即攻殘

之豨將趙利守東垣高祖攻之不下月餘卒罵高祖高祖怒城降

令出罵者斬之不罵者原之於是乃分趙山北立子恒以為代王

都晉陽如淳曰文地理言中都又文帝過太原春淮陰侯韓信謀

反開中夷三族夏梁王彭越謀反廢遷蜀復欲反遂妻三族立子

恢為梁王子友為淮陽王秋七月淮南王黥布反東并荊王劉賈

地北渡淮楚王交走入薛高祖自往擊之立子長為淮南王十二

年十月高祖已擊布軍會甄徐廣曰在蕪縣西甄案漢書音義曰

日漢書甄作布走令別將追之高祖還歸過沛留置酒沛宮索隱

召

故人父老子弟縱酒發沛中兒得百二十人教之歌酒酣應劭曰

醉曰酣也高祖擊筑有弦擊之不鼓自為歌詩曰大風起兮雲飛

揚威加海內兮歸故鄉安得猛士兮守四方令兒皆和習之高祖

乃起舞慷慨傷懷泣數行下謂沛父兄曰游子悲故鄉吾雖都關

中萬歲後吾魂魄猶樂思沛且朕自沛公以誅暴逆遂有天下其

以沛案風俗通義曰漢舊儀沛人語初發聲皆言其其為朕湯

沐邑復其民世世無有所與沛父兄諸母故人日樂飲極驩道舊

故為笑樂十餘日高祖欲去沛父兄固請留高祖曰吾人眾

多父兄不能給乃去沛中空縣皆之邑西獻如淳曰高祖復留止

張張曼曰飲三日沛父兄皆頓首曰沛幸得復豐未復唯陛下哀

憐之高祖曰豐吾所生長極不忘耳吾時為其以雍齒故反我為

魏沛父兄固請乃并復豐比沛於是拜沛侯劉濞濞音彼為吳王

漢將別擊布軍洮水南徐廣曰洮音皆大破之追得斬布都陽

樊噲別將兵定代斬陳豨當城索隱曰十一月高祖自布軍至

長安十二月高祖曰秦始皇帝楚隱王○索隱曰世家作出陳涉

魏公子無忌五家赦代地吏民為陳稀趙地劫掠者皆赦之陳

魏公子無忌五家赦代地吏民為陳稀趙地劫掠者皆赦之陳

魏公子無忌五家赦代地吏民為陳稀趙地劫掠者皆赦之陳

魏公子無忌五家赦代地吏民為陳稀趙地劫掠者皆赦之陳

魏公子無忌五家赦代地吏民為陳稀趙地劫掠者皆赦之陳

魏公子無忌五家赦代地吏民為陳稀趙地劫掠者皆赦之陳

魏公子無忌五家赦代地吏民為陳稀趙地劫掠者皆赦之陳

魏公子無忌五家赦代地吏民為陳稀趙地劫掠者皆赦之陳

魏公子無忌五家赦代地吏民為陳稀趙地劫掠者皆赦之陳

魏公子無忌五家赦代地吏民為陳稀趙地劫掠者皆赦之陳

魏公子無忌五家赦代地吏民為陳稀趙地劫掠者皆赦之陳

魏公子無忌五家赦代地吏民為陳稀趙地劫掠者皆赦之陳

魏公子無忌五家赦代地吏民為陳稀趙地劫掠者皆赦之陳

魏公子無忌五家赦代地吏民為陳稀趙地劫掠者皆赦之陳

魏公子無忌五家赦代地吏民為陳稀趙地劫掠者皆赦之陳

魏公子無忌五家赦代地吏民為陳稀趙地劫掠者皆赦之陳

魏公子無忌五家赦代地吏民為陳稀趙地劫掠者皆赦之陳

魏公子無忌五家赦代地吏民為陳稀趙地劫掠者皆赦之陳

魏公子無忌五家赦代地吏民為陳稀趙地劫掠者皆赦之陳

魏公子無忌五家赦代地吏民為陳稀趙地劫掠者皆赦之陳

魏公子無忌五家赦代地吏民為陳稀趙地劫掠者皆赦之陳

魏公子無忌五家赦代地吏民為陳稀趙地劫掠者皆赦之陳

魏公子無忌五家赦代地吏民為陳稀趙地劫掠者皆赦之陳

魏公子無忌五家赦代地吏民為陳稀趙地劫掠者皆赦之陳

魏公子無忌五家赦代地吏民為陳稀趙地劫掠者皆赦之陳

魏公子無忌五家赦代地吏民為陳稀趙地劫掠者皆赦之陳

高祖

月甲辰高祖崩長樂宮○皇甫謚曰高祖以秦昭王五十四日不發

喪呂后與審食其謀曰諸將與帝為編戶民今北面為臣此常快

快今乃事少王非盡族是天下不安人或聞之語酈將軍○酈

酈將軍往見審食其曰吾聞帝三崩四日不發喪欲誅諸將誠

如此天下危矣陳平灌嬰將十萬守滎陽樊噲周勃將二十萬定

燕代此聞帝崩諸將皆誅必連兵還鄉以攻關中大臣內叛諸侯

外反亡可翹足而待也審食其入言之乃以丁未發喪太赦天下

盧縮聞高祖崩遂亡入匈奴丙寅葬○徐廣曰巳巳立太子至太上

皇廟群臣皆曰高祖起微細撥亂世反之正乎定天下為漢太祖

功最高上尊號為高皇帝太子襲號為皇帝孝惠帝也令郡國諸

侯各立高祖廟以歲時祠及孝惠五年思高祖之悲樂沛以沛宮

為高祖原廟○徐廣曰光武紀曰上幸曹祠高祖於原廟謂高

祖所教歌兒百二十人皆令為吹樂後有缺輒補之高帝八男長

庶齊悼惠王肥次孝惠呂后子次戚夫人子趙隱王如意次代王

恒已立為孝文帝薄太后子次梁王恢呂太后時徙為趙共王次  
淮陽王友呂太后時徙為趙幽王次淮南厲王長次燕王建

太史公曰夏之政忠忠之敝小人以野鄭玄曰忠厚也故殷人承  
之以敬敬之敝小人以鬼鄭玄曰鬼神也故周人承之以文文之敝

小人以僣徐廣曰一作薄駟案史記音隱曰僣音而志反鄭玄曰

先代反鄭本音扶各反本一作僣而徐廣曰一作薄是本音  
不同也然此語本禮表記作其民之救利而巧文而不惠賊而蔽

道若循環終而復始周秦之間可謂文敝矣秦政不改反酷刑法  
豈不繆乎故漢興承敝易變使人不倦得天統矣朝以十月車服

黃屋左纁蘇長陵皇甫謚曰長陵山東而廣百二十五步高  
索隱述贊曰高祖初起始自徒中言從泗上即號沛公嘯命蒙

傑奮發材雄彤雲鬱碣素靈生且豐龍變星聚虵分徑空頭氏  
主命負約棄功王我巴蜀貫憤于衷三秦既北五兵遂東汜水

即位咸陽築宮威加四海還歌大風 史記第八卷終



